

如果 相爱 又怎样

If you can how to love

安妮乐乐

每个女孩，都曾经是天使，
只是，爱把她们毁灭

RU GUO XIANG AI YOU ZEN YANG

如果相爱又怎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相爱又怎样/安妮乐乐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1

(火花书系. 第4辑)

ISBN 978-7-5453-0160-1

I. 如…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7956号

火花书系4 之

《如果相爱又怎样》

主 编: 安妮乐乐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廖畅

文字编辑: 柒柒若 傲天月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2639334 29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景泰峰印业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4 字数: 140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160-1

定 价: 193.20元 (全十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旋转在左岸流年的时光里
天青色寂寞的巷子口
绯色飞舞的裙裾轻轻舞动
泪光闪烁，回忆弥漫

忘却了恍然的前世
泯灭了命定的今生
泛滥了泪水的承诺
在深蓝色的苍穹里积起阵阵水雾

早已释去千载的流年
轮转在迷离萧瑟的秋季
只剩夜的笑容摇摇曳曳
成为命途里最浪漫的点缀

月光流澈，在纯白的记忆里倒映足迹
墨色琉璃，在黯沉的季节里寻找星芒
风从我的淡影里拂过
于是，带走了炽烈的哀伤

记忆深深
浅浅地，低沉地吟唱着
如果相爱，请深爱

目录

如果相爱又怎样

CONTENTS

程小薰爱了你这么多年	榛生	001
住在内衣里	叶倾城	008
华丽流年中的错爱	雪小禅	014
爱得早不如说得早	连谏	021
爱情睡着了	连谏	030
天使死于爱	坏蓝眼睛	042
请与一朵粉红相恩爱	所谓双鱼	062
假如爱有天意	所谓双鱼	070
十年	红花继木	078
追回记忆的圆号手	颜歌	089
惘然记	姒仪	097
妍暖的幸福	姒仪	107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颜晴	119
我们这里还有鱼	琅川	128
桐花镇的宁夏	凌霜降	136
七月桔梗·错爱	凌霜降	146
睡莲凋谢	沈嘉柯	156
漆玫瑰	新鲜旧情人	162
也许飞	新鲜旧情人	170
我用踝骨去爱你	七日霜飞	179

程小薰 爱了你这么多年

CHENG XIAO XUN AI LIAO NI

■ ZHE ME DUO NIAN

◆ 文/榛生





程小薰 爱了你这么多年

CHENG XIAO XUN AI LIAO NI

■ ZHE ME DUO NIAN

◆ 文/糖生

[1995年的夏天]

程小薰注意林以聪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谁是林以聪，但是你不应该忽略林以聪。这不，他向你走来了，他长得绝对算不上一级帅，但是他有一头卷卷的头发，像巴蒂，细发如海藻，风一吹便四处飘扬。然后你会发现他真高，高得几乎有点驼背了。和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和女生，就需要他把头低下来，所以背就更驼了。

他不弹琴，也不抽烟，但是他有一双手指细长的手；他不写作，也不搞艺术，但是他有非常颓废的气质；他不逃课，也从来不请假，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忙很忙，是的，他忙得难得让谁有机会接近他。

可是他还是被程小薰遇上了，就在后者来学校报到的第一天。程小薰抱着自己的行李站在食堂门口等着领饭卡，她忽然发现忘记拿寝室的钥匙了。而这时林以聪正巧经过，程小薰一把抓住了他：“老师，我还没拿寝室的钥匙。”

“老师”回头说了一句：“我不是老师。”然后就走了。真牛。程小薰急了，又抓住一个人问：“我没拿到钥匙，我怎么办啊。”“你住哪个寝室？”“我忘了。”“那你认不认识和我们一起报到的同班同学？”“我还没来得及认识。”……

程小薰和那人啰里八嗦地讲话的时候，那个“老师”又返身回来，他没说什么，只是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然后把她带到了学生处。这个人把程小薰的录取通知书拿给学生处的人，一分钟后，程小薰拿到了钥匙。

“哈哈，太好了，有钥匙了。”程小薰高兴地把钥匙在空中颠了颠。这时候她发现那个“老师”已经走了。

“喂，谢谢你。”为了让他听到，她只能拼命地大喊。林以聪没有回头，足足有五分钟，程小薰立在路上看着他渐渐走远的身影，她在想他到底会不会回过头来呢？他没有，当然没有，一直没有。

[两个月以后]

上了两个月的课，古代文学的老师要出差，找来他的研究生代课。

这天下午，很多人都逃了。程小薰心情好，乐意坐在第一排吹着走廊的过堂风，那天她同别人一样也没什么心思上课，不过不上课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不如来吹吹风，睡个午觉。

研究生来上课了，程小薰一抬头，她就知道这个下午将成为她生命里不同凡响的下午，因为，她又遇见了那天帮她领钥匙的那个人。

下课后，程小薰走到林以聪的身边。“老师，谢谢你那天帮我拿钥匙。”

他看了看她，仍旧是那句：“我不是老师。”

不过和以前略微不同的是，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让人心里一凉一热，从那天起程小薰的心就患上了感冒，虚弱，低烧，有点疼痛。

[又过了一个月]

程小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她竟然想要做这样一件事！

走廊最左边是研究生的教室，那时是中午，她早早吃过饭就守在这里。按照练习好的台词，她决定用看起来很轻松的口气告诉林以聪一件很重要的事。

黄昏已经到来，走廊尽头的阳光一点点褪尽，程小薰深深吸一口气，等待是令人烦恼的。在这烦人的心情底下，我们的程小薰同学却睡着了，等到有人碰碰她的头，她才发现星星都亮了，那时已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还有十分钟寝室的大门就要关闭，抬头她看到林以聪。

“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我，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



“到底有什么事？”

“我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程小薰知道，凭她当时那副样子：睡眼蒙眬，头发凌乱，衣服和裙子因为坐的时候没太注意而布满讨厌的皱纹，还有因为睡得太久而变得惺忪的声音。她知道，她这次努力已经变成了泡沫。

林以聪还是很有耐心的，他护送程小薰回寝室。当然，为了在那仅有的十分钟里赶回去，他们不得不一路狂奔着。

♥ [1995年的冬天]

转眼，寒假来了。在临回家的前一天，下了一场雪，程小薰就在林以聪的教室前面堆了一个雪人，在雪人的手上，系着她写的一张字条，“我喜欢你，寒假时雪人会代替我来陪着你。”

她知道，寒假里他不一定会呆在学校，他也不一定会看那个雪人，不过她还是固执地把雪人做得很漂亮。雪人的眼睛是夏天吃的荔枝核，黑黑的，亮亮的。

而她不知道的是，林以聪站在窗前的时候确实看到了那个雪人，他走到教室外面，把雪人手上的字条收了起来。那个寒假他真的没有回家，因为要转博，他不得不辛苦地读书。雪人陪伴了他一整个寂寞的寒假。

[来年春天] ♥

程小薰向妈妈要了一些钱，买了一件苔绿色小大衣，配着大摆裙子和橙色毛围巾，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出众的女孩子了。她穿着这套衣服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多么想那一刻林以聪会出现在她面前，她真想让他看到最美丽的自己。

可是，穿大衣的季节已经过去，他也没有再出现。等到程小薰把大衣收进柜子里的时候，电话却响了。“出来一起走走吧。”林以聪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

那天和林以聪并肩走的时候，程小薰一路上都心不在焉，她一直在想着她那件苔绿色的大衣。

“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我想穿给你看看。”她终于忍不住了，在走出大约一百米的时候，她这样说。

他看了看他：“不必了吧。”

“不，一定要！”她冲回楼上去，穿戴好后又奔下楼来。因为心急又因为跑了

步，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那件不合时宜的大衣，程小薰都出汗了。

他笑了，说：“你真傻。”她也觉得自己真傻，但是傻得很愉快。

在外面的冷饮店，林以聪请程小薰喝了一杯冰咖啡。“我要去北京了。”他这样说，“今年夏天。”

她把一口冰咖啡含在嘴里，咖啡都热了，她才想起要咽下去。“好啊，去读博吗？”

他点点头，忽然有点结巴：“你，你会，跟……跟我一起吗？我是说，你想考研吗，北京的学校都很好。”

程小薰被他问懵了：“我啊，我学习不好的，你知道，我不擅长学习。”说完这句话她就后悔了，不过她暗暗给自己加油，她一定要赶上林以聪的速度。

[三年以后]

出了地铁，坐上去学院路的巴士，北京已经下起雨，程小薰的心事忽然拥挤起来。不过还好，她没有冲动到放下行李就去找林以聪的份儿上。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寝室里，静静地看着外面落下的雨，心里在想：林以聪，我终于又和你在一起了。

她把带来的所有衣服都试穿了一遍，终于挑到了满意的衣服，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她想起三年前在春天的小路上，那少女一路飞奔要回去穿上棉大衣给她心爱的人看，那时候，真是，好傻。

而现在她已经长大，镜子中的她有点像时装画里的女孩，慵懒的，漫不经心的，但是，却是美丽的。站在林以聪的楼下，她有点紧张，手不停地掖着头发，这时有有人在背后拍了她一下：“你好！”回头，是林以聪。

那一刻，她几乎要拥抱他了，可是，怎么他身边还站着个女孩。这女孩个子很高，腿修长，眼睛大大，头发烫成一线线的。“我叫橙子。”回头看了看林以聪，林以聪马上介绍：“是我女朋友。”

这时，林以聪的手臂很自然地搂着橙子。

♥ [1999年的冬天]

又是冬天了，这个冬天程小薰有点呆。有心事的时候她是呆的，不起劲的。

偶尔她也与别人出去玩，有几次搭公车的时候，她遇见林以聪。林以聪看都没



看到她，只是一边抽烟一边搂着橙子。橙子永远美丽懂事，林以聪除了她不可能再喜欢上别人了吧。想到这里程小薰就变得寂寞，还有绝望。

寂寞的时候她去堆一个雪人，她搂着雪人，轻轻地，轻轻地哭了。她的眼泪滴落下来就把雪人洞穿，她又捧起细雪，将那些洞抹平。“你疼吗，雪人？”雪人不说话，但是女孩知道那种疼的滋味，像感冒，低低的疼，持久不化，无法言说又烦闷至极。

程小薰成了图书馆的常驻学生，图书馆的暖气总是烧得咕咕直响，她把手放在热热的暖气片上，手就变得好暖，这时她就好想叫外面小操场上踢球的那群男生中的一个，对，就是他，林，你到图书馆来吧，把你的手伸过来吧，我可以温暖你！我的手很暖啊。

♥[有个晚上]

有个晚上，程小薰去图书馆上自习，回来时走到二楼拐弯处，突然被黑暗里的身影吓了一跳。是林以聪。

他坐在楼梯上，头也没抬：“她们说你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等你。”

“你怎么了？”

“橙子，她不要我了，”林以聪看着程小薰，慢慢站了起来，“程小薰，你不会这样对我的，是吗？”

那一刻，程小薰看着失魂落魄的林以聪，她咬咬嘴唇，什么也没有说。

林以聪抓住程小薰的肩膀，俯下身去。可是就在他的嘴唇将要吻到她时，他松开了手，他说：“对不起。”

程小薰盯着他，忽然用力攀住了他的脖子，然后，她开始吻他。那吻只有几秒钟，可是对于她，就是整个世纪。她闭上眼睛，她要好好体会这个吻的深意。虽然，它也许并没有太多深意。

之后她送他回去，然后一个人慢慢走回自己的寝室，风怎么变得那么冷啊，程小薰用双臂抱着自己。在这暗夜里，她要将自己牢牢保护。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程小薰接到林以聪的电话。“我要出国了。”那时，她好想想说一些祝福的话，或者说一句挽留的话，可是她还是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撕掉了自己的那张留校资格表。

“我会再去找你的，我会找到你！”她在心里这样狂喊。于是，又过了三个夏天，她也去了温哥华，那是他所在的城市。

♥[Joan和林]♥

同事们走过她身边会礼貌地向她问好：“hi, Joan。”他们这样叫她。

不过林以聪不会这样叫她，他喊她的大名：“程小薰。”林以聪的办公室在程小薰的楼上。是的，她清楚自己的选择，为了最近距离地靠近他，她放弃了留校的工作，放弃了北京，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寒冷的雪国。她心甘情愿。她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她是个有种的女孩。

有天下班的时候，林以聪走过来，对她说：“程小薰，我们去公园里坐坐好吗？”

“哦。好的。”

他们在公园里安静地坐着。他忽然郑重地看着她，郑重地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对我的心意。”

“是这样啊。”程小薰笑了，把眼睛眨一眨，露出顽皮的样子。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都不问问我，是否我也喜欢你呢？”林以聪的声音有些急了。

程小薰安静下来，她看着林以聪，一字一字地说：“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明白吗，有一种爱情，它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可是，程小薰，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也喜欢上你了！从这一刻起，我要正式追求你。”

“是吗？”程小薰轻轻地说，“谢谢你林以聪，不过，我要和你说再见了。”

说完这句话，程小薰就走了，而且她决定不再回头。

从十七岁到现在，她爱了他这么多年，可是在他终于也爱上她的时候，她却发现，她的爱情其实已经完成——她完成了。

[后来]♥♥

程小薰回了北京，在北京重新找了份工作。两年以后，她结婚了。

婚礼之前，她接到林以聪来自温哥华的长途电话：

“程小薰，你走后，我以为，我可以从此将你忘记。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有一种爱情，是激烈的，刻骨铭心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不服输的。我没有忘记你，因为，这种爱情真的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住在内衣里

ZHU ZAI NEI YI LI ◆ 文/叶倾城

住在内衣里

ZHU ZAI NEI YI LI

◆ 文/叶倾城

没有更温柔、更贴身，或者更残忍的了。那一年，溯舟爱上千禧的红。

长长的内衣地带，多少件重瓣复蕊的红胸衣，会买这一件，大约只因为促销小姐说了一句，“穿在婚纱里面，也会很漂亮的哦。”正是隆冬时节，商场外，夜色微蓝，下着银丝般的雪，段正忽地顽皮起来，握一小把碎凉的雪，往她颈子里塞，两个人追打了半条街。抱在一起时，她看见他的鬓发，微微闪亮，仿佛沾了雪，但她知道，他也知道，那是初生的白发。

夜里她当镜试穿，布料微凉柔软，是正宫艳艳，斜斜缀了一长串蕾丝花边，都是小桃红，非常民间的嫁娶情意。她凝然而立如古罗马雕塑中女子，他在身后抱住她，“溯舟我们结婚吧？”她对镜中的他微笑，“你是有太太的人，我们怎么结婚？”段正的手，迟疑，迟疑，松开了。

冷，溯舟只觉得身上滚过一层粟米的潮，乳梢有异样的痒痛，如千蚁万蚊，她咬牙忍耐着，抵挡这最无人知晓的五马分尸。

那晚，段正说起童年有一次，母亲带着当时还幼年的他，去裁缝店量体裁衣，进了一个小间，嘱他在外面等，蓝花布帘一垂，一个成人世界对他封闭了，他觉得被弃绝的悲伤，哭了起来。

说到此，他偎紧溯舟，人仿佛缩到很小很小，如婴儿在子宫内，国际公司中国区总裁身价、香车宝马，全无关了。溯舟觉出他的依恋，被岁月熏蒸过，如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缎，格外熨帖缱绻，她不离开他。

但绝大多数时间，段正有一双晶光四射的眼睛，如双刃剑，怎么握都不对，都



会被割得鲜血淋漓。他手机24小时开，24小时不接听，开会不方便，出差不方便，在家里更不方便，偶尔接起，声调是完全合身份的冷静，“有事吗？”无数次恨起来，溯舟把他的号码自手机通讯簿里删除，随即从朝到暮，从夜到晓，那11个数字就在她脑海走来走去，最九曲回肠的山路。

可是她的手机响了，“溯舟，我在你楼下，天亮就上飞机了。请你上阳台好吗？”溯舟浑身震颤，内衣外头披一件大外套就出去了，外头霜天晓角，低头段正倚在车边，仰着脸。这么黑，看不清他的轮廓，溯舟只听见段正的声音，微含酒意，“我想看看你。看过你，哪怕这飞机被恐怖分子炸了呢，也甘心了。”他是醉了吧？中年男人，不是那么容易醉的吧？醉后的话，总归是真心的吧？

溯舟潸潸泪下，阳台旷野，四面无镜，她看不见自己的昏蒙，因之无从抵御，无论是诱惑还是心魔。溯舟甘愿偏居一隅，如陪都，日子却还是不久长。手机响起熟悉的音乐，那端却是陌生的女声，“我是段正的爱人。”段太太最后道：“这位小姐，我知道你是明理的。”溯舟比人家一耳光攒在脸上还要难堪，她所伤害的人，在赞誉她没有无耻到底。

溯舟从此不记日记，偶然在衣袋里发现的士票、酒店的优惠券、咖啡厅的发票，全不知来历，象梦游的人，第二日不记得昨宵的梦，但，有什么关系，顺手揉成团一甩。不然就疯狂上网，逛一切社区，有个男孩时时不离她左右，网名哈利波特，她删繁就简叫他小哈。语音聊天室，凌晨四五点，只剩他们两人，或许是昏明之间的缘故吧，有甜润气息，天地安定。不知不觉，溯舟说起段正，渐渐哽咽，久久不能抑。小哈只一直唤，“小舟小舟。”突然道，“你想见我吗？”

关掉电脑，解开长发，穿起一套深黑真皮内衣，溯舟只差没有扬一根长鞭，便更像女王蜂了，此刻她身体微微蒸汗，皮革散发浓烈的气息，如麝香扑鼻，也像雨林里的狮子，借住在她身体里。

黑暗，梵教音乐喃喃念着，热，俊美而陌生的男子。原来她亦可以这样热烈，在他周身，留这么多青与紫，一咬一个烙印，抹不去。而小哈只温柔，沉潜，低如深潭，承接她暴烈的爱情，如飞流直下三千尺。

溯舟有个朋友，在聊天室用的名字是“情到腰子”，然而他们却是腰子到情，现时现世，也算不得罕事吧。小哈根本还是个孩子，聊天、踢球、打牌、见网友，溯舟曾经去网吧找他；小屋里乌烟瘴气，十几台电脑正联网打星际，不眠不睡的，手边几个可乐罐几个空饭盒。看到溯舟，只扬一扬眉，“你坐一下。”继续全神贯注于屏幕。溯舟只觉自己像一个妈妈，来找逃学上网的儿子，进退两难。

可是她怎么能不宠他？他亮闪闪的眼睛，笑起来的顽皮，她发脾气他便不做

声，还抓她的手来打自己，她仍旧嗔怒不已，他一脸沮丧，低头抬眼，偷偷看她。她一时忍俊不禁，心，软软地折下来。他随即欺身上前，抱住她，一半是委屈，一半是撒娇。溯舟，禁不住怜他若子，宠他若弟。

下班了，在超市提罐鸡汤上小哈这边，又搁了陈皮、苕粉、笋干、香菇，煤气炉上小火煨着，人在卧室为他铺床叠被，忽然被窝里掉出一条小三角裤出来。是她曾经驻足观看的一款，磨砂蓝，仿牛仔，看着粗犷难当，质地却柔软如丝缎。难道他有这分心，买了来取悦她？——底裤中央，分明有污渍。

立刻冲进卫生间洗手，水龙头开到最大冲，两手冲得泛红，仍然觉得脏。

只穿了吊带小背心，一侧身，溯舟便看见自己胸乳的轮廓，曾经饱满如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是白凤凰的胸，已微有下垂。顿时悚然一惊。同龄的女子们常常抱怨着，自从哺乳，身体的形状就走了，说话的人，常常颊上有斑点，眼底有睡眠不足的青圈。

此刻溯舟却知晓了，没有人类的婴儿来吮吸，也会被时间婴儿的小嘴啜尽。青春能几何？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

溯舟离开，没有换掉手机，知道小哈也未必会找她。

却带走，她的四抽屉内衣，一件件装袋：一件玫瑰紫，一小团墨绿，这件有窄窄金丝银线肩带，那件半透明，蕾丝珠片绣得很卡哇伊，又有墨底黄缕的，抖开来，是件豹纹胸衣——百千色相在她手底里逆来顺受着，象红杏灼灼，却开不出墙外。溯舟想，这就是了，一个女子与内衣的半生缘。

再没有更温柔更贴身，也更残忍的了。

他们说心安之处即为家，溯舟的心，千疮百孔而依然老皮老脸地活着，想仍然狂潮沓起也不是易事。这样，因为介绍的缘故，认识了李力。其实无所谓，恰像请客吃饭，跟谁吃不重要，溯舟倒常常念着，曾经在哪一家馆子，吃过什么好菜。

初次见面，李力穿了一件闪光的绿格衬衣，要还是小学生，溯舟一定给他起绰号“苍蝇”，苍蝇的复眼可不就是这德性。天正大热，空调开得冰冷，李力坐得不安定，连换几个座位，直抵在风口才罢休。哪有这么怕热的人？溯舟正诧异，一直被吹得冰冰、汗毛微竖的手臂，此刻渐渐温过来。她忽地顿悟，难道是为了一身真丝无袖长裙的她在挡风？熟了，也取笑他的绿格衬衣，李力解释说是弟弟不要的，他看着还好，就捡来穿。被溯舟笑，还是照旧穿，李力实在是个老实人，行事为人十分朴素。溯舟万花丛中过来的，倒反而赞赏这份泥土气，溯舟活泼起来，相当爱娇，调他，逗他，一时一个招数，是百蝶穿花，云动影来，千般颜色百般好。老实



人被撞得左右支拙，只笑，憨憨的，非常不谙世事的样子，他还小得溯舟两岁。

偶尔逛商场，正是买二百减八十的日子，商场人山人海，兜兜转转，到了内衣区，满眼红香绿玉，溯舟却瞅见一款通体素白的，胸口憩了一只银蝶，仿佛随时会振翅飞去。标牌上“1280”，四个锐不可当的数字，并且“本柜不参加活动。”溯舟倒也没奢侈到这个程度，当下试穿也不，便走了。

也是看朔爷的书长大的，学了一句“都是苦孩子出身。”溯舟亦有过不见天日的十三岁，突然变成不爱洗澡的小孩，每次都要母亲发脾气，才慢吞吞，提着大桶小盆去公共浴室。水气袅袅里一条一条、一堆一堆的白，最清贞义烈的酒池肉林。洗澡亦是应酬地，张王李何阿姨们起劲地搓着自己，眼光落在她身上，“呀”一声，“姑娘长好大了，胸脯都开始发育了。”溯舟象被赤裸裸推上火刑台，身体一阵冰凉一阵滚烫。她们有时还轻触一下，溯舟只觉得自己清清白白的女儿身，被这一触便玷辱了。

应该就是那一个冬日，有了第一件胸罩。一定是白色，纯棉，无钢圈、无托底的两块布。或许还是母亲在缝纫机上踩出来的，愈洗愈黄愈松弛，溯舟饱满的青春，就盛在这么黯然落败的杯里。一走动，跑步，胸前如拥双兔，溯舟日日伛胸缩背，恨不能蜷成球。

那时候她学会一个词，赘肉，仿佛是为自己的胸，找到了人世间的名分。是段正教给她，她的美，她的胸围是75C，她多么喜欢C这个字母，金杯欲盈，满而不空。那时，是羞怯还是习惯，总挑纯白的，极细的银蕾丝，棉有暗暗的布香，飞扬如雪。段正为她当镜解扣，手势缓缓的，爱抚的，无穷无尽。他们甚少说什么，胸衣一甩，甩脱整个黄昏，黑夜就此来了。肉身的欢愉，却可以如此静默，夹着一一点布香，近乎悲伤……

为什么，李力要问得这么小心翼翼？“那个，那件……”好男子吧，连胸罩两字都觉得难以出口，“你是不是很喜欢呀？”

溯舟含糊其辞嗯一声，“太贵了。”

两人静默地走了一会儿，要很大的决心吧，李力终于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买下来送你。”

最撼动溯舟的，是李力的眼睛，此刻静定着，因为已经决定而不再思虑。他鼻尖有汗，李力说，“我，我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

溯舟在走道上怔住了，李力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现在的一掷千金，是一个巨大的承诺吗？溯舟却惶然欲逃，她当不起，他厚重的情意，同样地，也当不起那件胸衣的素白。能够出污泥不染的，只有无知无识的莲花。她早已不是